



天

TIAN LAI

籁

ZHI YUAN

纸

天籁纸鸢-作品

鸢

风际纸鸢那解久，
闲听天籁静看云。



天

TIAN LAI

籁

ZHI YUAN

纸

天籁纸鸢-作品

鸢

风际纸鸢那解
闲听天籁静看

时代文艺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天籁纸鸢 / 天籁纸鸢著. — 长春: 时代文艺出版社, 2009. 11

ISBN 978-7-5387-2826-2

I. 天… II. 天… III. 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 IV. 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09) 第 203060 号

天籁纸鸢

作 者	天籁纸鸢
出 品 人	张四季
选题策划	郑中莉
特约监制	李耀辉
责任编辑	赵 岩
装帧设计	熊琼工作室
出 版	时代文艺出版社
地 址	长春市泰来街 1825 号 邮编: 130011
电 话	总编办: 0431-86012927 发行科: 0431-86012952
网 址	www.shidaichina.com
印 刷	廊坊市兰新雅彩印有限公司
发 行	时代文艺出版社
开 本	710 毫米×1000 毫米 1/16
字 数	260 千字
印 张	15.25
版 次	2010 年 1 月第 1 版
印 次	2010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
定 价	28.00 元
版权所有	翻版必究

楔 子	落魄 / 001
第一章	语欢 / 004
第二章	复容 / 009
第三章	拜佛 / 023
第四章	言之 / 030
第五章	长安 / 036
第六章	大会 / 043
第七章	鸣见 / 053
第八章	复松 / 063
第九章	纸鸢 / 069
第十章	没落 / 075
第十一章	凌虐 / 088
第十二章	雨红 / 091



第十三章	苏州 / 096
第十四章	孩童 / 102
第十五章	追逐 / 109
第十六章	千落 / 116
第十七章	冰骨 / 123
第十八章	赏渊 / 129

目 录

第十九章 中秋 / 136

第二十章 方局 / 147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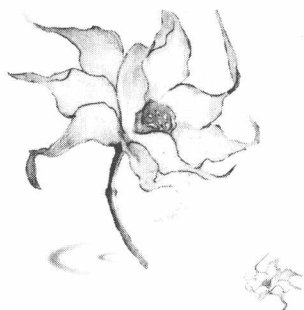
第二十一章 灯会 / 151

第二十二章 宴会 / 154

第二十三章 明珠 / 157

第二十四章 西市 / 163

第二十五章 机阱 / 167



目 录

第二十六章 狩猎 / 174

第二十七章 隔阂 / 180

第二十八章 反拨 / 184

第二十九章 贵客 / 188

第三十章 飘摇 / 195

第三十一章 醉酒 / 200

第三十二章 篡位 / 204

第三十三章 反治 / 210

第三十四章 释然 / 217

第三十五章 牵引 / 222

完 结 章 重归 / 230

袖珍小故事五则 / 235

楔子 落魄

暮春时节，杭州西湖。

雨茫茫，桥弯弯，两岸青山，花红柳绿。湖光山色，优美如画。细雨中，几声箫管丝竹。江南女子眉目清秀，撑一柄竹伞，穿一身碎花裙裳，自是一番美景。一名灰衣少年放下手中的重物，倚于桥栏，不小心听到几名妇女的对话。

“春二爷近日看上了张家少奶奶，这事儿闹得可不小。”

“可惜张少奶奶对相公痴心得很，任他春二爷再是风流潇洒，也是媚眼做给瞎子看。”

“真不知道春二爷在想什么！都一妻三妾了，还吃着碗里的想着锅里的。”

灰衣少年不屑地瞅了她们一眼，无心再听，搬起地上的重物就准备离开。方走一步，那几个妇女又开始谈论，提到了一个名字。少年停下来，又继续听。

“春二爷那点德行，跟复家小公子比，就是用小拇指比大腿。人家那是一夫十三妾，十四岁就开始纳妾，把晨耀山庄都纳垮了，病床上还摘牡丹呢。”

“这个谁不知道呢！姑苏复府，晨耀七子。七公子复语欢，风流弄垮自家

府，十三小妾顿成一群虎！哈哈，死到临头了，还送他那什么牡丹公子一只纸鸢，人家甩都不甩他账，转身就走。”

灰衣少年抿了抿唇，准备搬东西离开。此时，一个彪形大汉冲过来，甩手就在他脸上拍了个漏风巴掌，唾口唾沫道：“敢给老子在这里偷懒，看我今天不打死你！”

白皙的皮肤瞬间红了一块，灰衣少年埋下头，原本高挑秀美的身形顿时矮了一截，眼中尽是愤然不屈。那大汉见他如此，更是怒火中烧，又拍过去几巴掌：“你不服气是不是？！老子就在这里打死你奶奶的！”一边说着，一边拳脚相加。

少年身上原就有几处淤青，这会儿又红又紫，隐隐浸血。那大汉依旧不解气，朝他小腿骨头上踹，少年眉头紧蹙，愣不跪下来。几名谈天的妇女都停下来看着他们，面有不忍，一劲儿咂嘴，却不敢阻挠。那汉子打得不耐烦，拖着他的领口就往湖边走。

晚霞染湖水，黄昏烟波里。湖边酒馆，陈旧却热闹。一名女子独坐一角，相貌平平，却相当显眼：面前一排空酒坛，一脚踩地，一脚蹬椅，动作粗俗至极。不时抱着坛子，直接灌酒入口，用袖子蹭蹭嘴皮子，仍不觉解渴。正欲找小二再要一壶，回头见来人却停下。一名灰衣少年跛脚走入酒馆，坐在她身边。

那人满脸青紫伤痕，半垂着头，神情疲惫，正是白日被人殴打的少年。女子道：“嘿，小复，怎的又给人打了？我说你呀，也不知道学乖一点！”少年慌道：“雨红姐，小声些。”

那女子姓锦，名雨红。雨红雨红，一树樱桃带雨红。原是个极美的名儿，她却解释为“天下酒雨脸就红”。锦雨红号称为酒生，为酒死，为江湖三大风骚女之一，是个孤儿，却从不自怜，如今已二十有三，也不急着嫁人，醉生梦死、浑浑噩噩的生活过得倒也自在。

夜间西湖旁，笙歌四起，酒馆内人来人往，路过的人，都会禁不住扫一眼锦雨红。她倒不大介意，拍拍少年的肩道：“你雨红姐我不是读书人，说不来

大道理。但就凭我在外打滚这么多年，怎么着也不会说假话。在外头混哪，没有不吃亏这个道理。”

少年点头道：“我知道。”锦雨红灌了一口酒，嘴皮翘得老高：“我也明白你的，小复啊，不不，小李啊，我能理解你的苦。江湖上的人对你是有偏颇，晨耀败坏与你无关，这点雨红姐是清楚的。你原来过的那生活啊，我也明白，那真是饭来张口，衣来伸手，纸醉金迷一下变成贫困潦倒，是我也该苦死了。可愁有啥用呢？人无笑脸休开店，会打圆场自落台……”

少年被她念得头皮发麻，便打断道：“雨红姐，谢谢你。我只是来同你谈谈心，不是来抱怨的。”锦雨红将酒坛子往桌上一搁：“行！你想说什么？”

少年苦笑道：“我也不知道。”锦雨红道：“你不知道我帮你定。给我说说你那十三个爱妾都是怎么收的好了。”少年支吾道：“其实他们不都是女子。”

锦雨红又喝一口酒，模糊道：“我知道！女妾的我不想听，我就想听男妾的。你和我说说那个什么牡丹公子好了。”少年怔怔地看着她，半晌无语。

锦雨红道：“怎么了啊？我喜欢看男人和男人在一起，有错吗？天下男女爱情多了去了，听了腻不腻啊？！”少年道：“牡丹公子是我的七妾，名叫复容。原来姓什么，我忘了。”

锦雨红道：“慢着！你先和我说说‘天籁纸鸢’是什么。”少年顿了顿道：“那是我家的楼阁名。”锦雨红纳闷道：“就这样？”少年苦笑道：“就这样。”

天籁纸鸢，其实是少年随性所创。儿时的晨耀山庄，鲜花盛开，芳草如茵，左手揽着复容，右手抱着仙仙，筱莆在前面引纸鸢之线，鸣见在一旁吹笛曲。意气风发之时，偶尔念上那么一句诗，生活备感闲逸：风际纸鸢那解久，闲听天籁静看云。

只是千里搭长棚，没有个不散的宴席。

第一章 语欢

大庆年间，民间流传着那么一句话：北是京都，西占乾坤，东南晨耀，合而大庆。即指京都长安是皇帝长清的地盘，天地教雄霸西方沙土，晨耀山庄并吞东南两地。

身为大庆子民，你若说你没听过晨耀庄主复正茂的名字，别人只会说你孤陋寡闻，但你若说你不知道复语欢，那人家极有可能问你：你叫什么名字，还记得吗？

复语欢非神非魔，只是复正茂的小儿子。与他的四个姐姐两个哥哥，合称为“晨耀七子”。复正茂有一妻两妾，正室一直都无法生产，直到战乱时期，两妾都生了六个孩子，才怀上了语欢，谁知一怀就怀了一年有余。后来天下太平，大家都在猜测胎死腹中时，语欢才姗姗降世。

复正茂迷信，请人算卦。八字先生说：成开皆大吉，闭破莫商量。你儿子出生一日，长星赤口，将来定是个灾星。一语中的，复语欢自此被自家老爹说为成不了大器。

天违人愿。复语欢未成大器，倒成了个大大器。

十余年前，语欢便已仗着神童的名号，誉满天下，妇孺皆知。一个八岁的猴巴崽子，竟将《太史公书》整整一百三十篇倒背如流；数年后，单手击败诗

剑公子——杨笙歌。

其实，神童每数十年便会出现一个，这些理由不足以让天下人牢牢记住复语欢三字。复语欢所做的事，那叫雷公动怒，不同凡响。掰掰手指头数一数，总共有三件。

头一件，喜欢丑人。越是丑得惊天动地无懈可击，他越是喜欢。复家丫鬟星月，生平最大的爱好，便是捡破烂回家，尤其好捡弃童与乞丐。

语欢七岁的时候，星月捡了一个五六岁的男孩，此孩童脸上有一块烫伤，丑得让人无法逼视，可复语欢偏偏喜欢他得很，一天挂他身上当秤砣不说，还扬言要娶他当媳妇儿。这话惊动了复正茂和复夫人，连忙把那孩童藏起来不让他见。可语欢一没见着他，便哭着寻死觅活，砸了大堆前朝古董，剪了大批丹东丝绸，直到爹娘受不住，将孩童让出方罢休。

说到那个丑陋的男孩，虽貌有缺陷，被人歧视，却毫不自卑，一笑起来，脸上便有两个酒窝。人人都说，倘或他未被烫伤，定会讨人喜欢。不过，那只是假设。

顺带一提，那孩子的名字是语欢起的，叫鸣见。

第二件，好色。这是复语欢成名的最大缘由。十四岁开始纳妾，不出五年，便纳了十三个，他的媳妇，比他嫂子姨娘加起来还多。虽说语欢喜欢丑人，可十三妾里，绝大多数还是美人。于是乎，有人猜测复语欢不是喜欢丑人，而是喜欢极端的東西。或极丑，或极美。而且他的品位十分独特，十三妾里，竟无一人正常。

第三件，断袖。断袖自古皆有，收男宠也成了富家子弟中的流行事。可大部分少爷老爷收的变童，都是优伶相公，通常性子温顺，行为女气，与女子差别颇细。

复语欢倒来得奇，收的男妾多数都是大有来头的。十三妾，七女六男，只有两人的出身稍微平凡，其他皆出自书香世家，名门贵胄。那两人都是男妾，十二公子与九公子。前者正是当年被他击败的诗剑公子，杨笙歌。笙歌虽是剑客，却颇有几分书生气。语欢在与他第二次比武时，用一包蒙汗药迷

晕他，霸王硬上弓，顺手拖回了晨耀山庄，强娶入门，改姓为复。原本平易近人的笙歌终于在复语欢的调教下，变成了一个一点就爆的炸药。

再说九公子，这门婚事是复语欢受阻最多的一回。因为九公子不是别人，正是被捡回来的丑小孩，复鸣见。其实鸣见的性格很不错，知书达理，沉稳庄重，在复语欢娶前六妾之前，两人一直同盘而食，情同手足。自七妾牡丹公子入门后，两人便撕破了脸，一直冷战。用复语欢的话来说，即是：我和他互相讨厌。

复语欢有一个云锣，每日必敲。究其原因，方知是九音锣。小锣编悬在方形木架上，十五面大小相同而音高不同，以小木槌击奏。原本是一个潮州商人送给复正茂作礼的，复语欢看到后，便向爹爹讨来使。

那一日，复语欢叫人将云锣搬回房，并召来十三妾，笑吟吟地瞅了他们一眼，又拿着小木槌绕着云锣走一圈，在第一个小锣上敲一下，自语道：“仙仙。”在第二个小锣上敲一下：“筱莆。”在第三个小锣上敲一下：“嫣烟。”众人仍在云雾中。

复语欢在第四个小锣上敲一下：“星月。”笙歌稍有些动容。复语欢将小木槌放在第五个小锣表面，飞速拉到最后一个锣，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，连响九声，随之念道：“霞，樱，容，淡水，鸣见，言之，则宇，笙歌，松。”

二妾筱莆一蹦一跳地冲到复语欢身边，抱住复语欢的手臂，发嗲道：“语欢哥就不要卖关子了，快告诉筱筱啦。”复语欢捏了捏她的鼻子，微笑道：“好筱筱，让你松松哥猜猜。”

十三公子复松冲出来，从头到脚的火气：“复语欢，你真下流！”复语欢挑眉，弹了弹那锣，摇摇手指头：“风流不下流。鸣见，你来解释解释。”

复鸣见走出来，一副不冷不热不咸不淡的德行：“语欢的意思，即是每夜敲锣，敲第几个锣，便是第几妾为他侍寝。”语欢笑道：“还是鸣见最了解我。”鸣见含笑道：“客气。”

语欢未再理他，见所有姑娘都红了脸，所有公子都白了脸，傲然一笑，挥起小木槌在空中转了几圈，最后在第二个小锣上敲了一下。筱莆吊在语欢

脖子上，笑得合不拢嘴：“语欢哥——”

复语欢断袖断得很彻底，很决绝。前六妾与第八妾都是女子，其余尽是男子。不过娶了男的，女的他也未落下，照样每天气贯长虹、踔厉风发，敲锣召侍寝，号称自己如狼似虎。不过豺狼恶虎也有精神不振之时，他若想歇息，便会敲第十四个小锣，然后独睡。

通常这个时候，女妾集体叹气，男妾暗中叫喜。

在别人眼里，复语欢府藏十三位娇妾，自是享尽衾枕之乐。实际上，复语欢过得可不怎么坦荡。确切地说，他自誉的“霸气”，也只能征服七位女妾。六位男妾，除了排行老大的牡丹公子复容，其他的都是敢怒不敢言，憋屈着过日子。

插指头进磨子眼，怪只能怪他自己。也不知是他越大越没耐性，还是对女子有风度些。七位女妾都是他辛苦追求来的，六位男妾，除了与鸣见的婚礼，无一次不闹出血腥事件。

复语欢的大妾复仙仙，是杭州县令的女儿，从小被父母灌输三从四德思想，芳龄十九。不笑时一张脸板得怪可怕，一笑起来，那叫一汪春水。平时左一句官人右一句官人，叫得人心肝儿直颤悠。十三妾里她是老大，什么事都得她来管着，压力过大，开始养小动物发泄，无奈一养必死，府里的鸡鸭猫狗全给她玩到一命呜呼。终于瞄上了三妾嫣烟的蜥蜴，吓得嫣烟天天提心吊胆，带着她的蜥蜴泡泡到处跑。

二妾复筱蓓，即是那个天天把语欢哥挂在嘴边的丫头。十八岁，是个财主的女儿，天真粗线条。复语欢最喜欢她的眼睛，第一眼看到筱蓓的时候，语欢就对身边的鸣见说：“那姑娘眼睛真大，乍一眼看去，整张脸就只剩俩眼睛。”鸣见颌首一笑，不多言语。

三妾复嫣烟，与语欢同龄，二十岁。这位女子的出身大有来头，是天地教教主的女儿，原姓赏。早在娶嫣烟之前，天地教便已雄居西土，可惜势力与晨耀山庄相比，还是差了一截。赏教主自然不会放弃巴结复正茂的机会，狗腿地把女儿卖了出去。所幸当初语欢尚未断袖，不然赏教主的小儿子也会

被他掠走。

嫣烟长得像狐狸，还是那种最妖的火狐，身上原有男子最欣赏的风情，却偏偏善妒。说话时总像全世界都与她有仇，还养着从天地教带来的蜥蜴，愣哪个男子开始有十二分的新鲜，都会被她吓跑。

兔子不吃窝边草，语欢这猴子赌气似的，愣瞄上了自家丫鬟。且不是别人，正是那个把鸣见带回来的丫头星月。星月长得颇秀气，但与前三人相比，便显得有些平庸。都说复语欢极端，不丑不美的人，在他身边不会持久。且星月捡破烂的习惯改不掉，厌之。

之后两个，复霞、复樱，是一对姐妹花。语欢一箭双雕，还扬扬自得。但是他很快发现，此二人前为暴露狂，后为偷窥狂，且都自恋得使人无法接受，复厌之。

纳六妾，心想事不成。语欢原是一笑了之，却在一夜之间性情大变，突然看上了男子。那人正是后来名满天下的牡丹公子，小侯爷复容。

第二章 复容

复容原名庆容。提到这个姓，是个人都会有所顾虑。不错，牡丹公子的父亲是皇上的亲弟弟，庆容是个真正的琼萼。遥想当年，复正茂率军替长清皇帝打天下的时候，语欢还在老娘肚子里。复正茂统一了天下，霸占皇权的人却是长清。

复正茂虽自甘退出朝廷，屁颠屁颠地奔到江南混日子，却仍不肯交出兵权。因此，复正茂是皇帝的眼中钉肉中刺，但凡大庆子民，心照不宣。这其中的利益关系，十来岁的小毛孩若要知道，除非日落东山水倒流。但年仅十六岁的复语欢，无所不敢，愣玩起抢亲的把戏。

复正茂四十三岁的寿辰，晨耀山庄欢天喜地，像早晨粥铺做买卖似的，十套锣鼓一齐敲。清晨，星月方从语欢房里出来，便窥见鸣见。

那时鸣见十四岁，正是小伙儿长个子的時候，几个月下来飞长许多，举手投足优雅高贵。身段自不用说，加之穿一身淡梅长袍，修长笔直，七分秀美，三分英气。领口袖口清一色雪白，五指葱管儿似的纤细白皙。散发及肩，脖颈皮肤嫩如凝脂。

光瞧着背影，令星月一时无法与那个丑小子联想到一块儿去。直到看见鸣见左转转，最后停在一棵树下，抽出手帕拭汗时，星月这才想起，鸣见

是个路痴，便走过去问他要去何处。

鸣见抬起头，抿唇一笑：“谢谢星月姐，我找语欢的房间呢。”星月原是好意，可一见那张脸，禁不住后退一步。一道烫伤，从额心蔓延下来，将眼皮鼻梁沉沉压住，坑坑洼洼，委实骇人。鸣见把头侧到南边道：“我看可能在那里。”便起身走去。

星月唤道：“鸣见鸣见，走错了走错了，少爷的房间就在这边。”鸣见还未来得及说话，便有女子轻蔑道：“妹妹与他说什么，不过是个下人。”两人一齐看去，原来是嫣烟。嫣烟傲然仰起那张美丽的脸蛋，见鸣见转过头看自己，禁不住道：“看什么，扒了皮的癞蛤蟆。”

鸣见还未说话，嫣烟的腰就被人抱住。一回头，瞧着了复语欢。语欢哄道：“嫣儿，这么说话不对哦。”嫣烟心慌，看看鸣见，又看看复语欢，脸涨得通红：“你管我！”语欢伸手去挠她的痒痒：“乖，给鸣见道歉。”嫣烟笑了一阵子，还是颇尴尬。

鸣见微微一笑，露出两个酒窝：“不必如此。”

语欢听他这么说了，只得叫嫣烟和星月先行离开，复问之：“你找我有事？”鸣见道：“朝廷派人来参加复伯伯的寿诞，据说是储嫡。”复语欢挑眉道：“哦？太子爷都来了！我老爹面子还真是海了。”鸣见但笑不语。

语欢勾着鸣见的脖子，小声道：“他们可有带美女来？”鸣见摇摇头，颇是乖巧。语欢道：“嘿，你还不清楚你语欢哥吗？”鸣见想了想道：“真无女子。红顶子的年轻人，只有太子爷和小侯爷。”语欢道：“你个臭小子，心被狗叼了去，肯定又听我爹的话了。”

鸣见弯了弯眼睛：“语欢，我瞧嫣烟姐挺孤单的，再纳妾对她不好。”语欢道：“行行行，嫣儿欺负你，你还帮着她。我待你好，你就不替我找姑娘。”鸣见未再多言，语欢悻悻离开。

黄昏时分，宴席上。江湖豪杰接踵而至，众人齐聚一堂，群情鼎沸。复正茂兴正浓，亲手高擎碧玉钟，欢迎来参加宴席的七十来个门派，十来名王侯，以及屈高就下的太子爷。

复正茂不让鸣见上桌，还命语欢只准带一个小妾入场。他不开心地选了仙仙，见了太子爷庆寒，更不开心。太子爷长得果然就像太子爷，和他老爹齐坐，还摆一张自命不凡的臭脸，相貌还不及自己，就个子高些位置高些，拽得二八万！

相较庆寒，坐主人下座宾客上座的那位爷，耐看得多。水葱般的纯情少年，一张白净的小脸，漂亮得是没话说，只是看上去有些内向。从开席来一直静坐，不与旁人搭话。上菜以后，未吃几口就放了筷子。柔柔弱弱的模样，整个西施再世。

语欢看在眼里，乐在心里，问仙仙那可是所谓的侯爷。仙仙点头。语欢更乐了，这侯爷和太子爷不大像，倒与鸣见有几分相似，却又比鸣见少了点什么。

鸣见虽丑陋，却从不自卑，小侯爷长得挺好看，却一直不敢直视旁人。瘦死的骆驼比马大，皇孙贵胄看上去还是与常人不同，怎么看怎么高贵。

饭后，大家纷纷下位敬酒。语欢在位置上坐了一阵子，则看到冷剑堂副堂主萧二郎来了，不紧不慢地跷起二郎腿，冲仙仙扬起下巴指了指他。仙仙会意一笑，用手帕遮住嘴。

萧二郎是一个五十来岁的老头，众目睽睽之下，弯腰谄媚道：“语欢近来越发俊俏，萧伯伯都快认不出了。”复语欢嗤笑一下，全以鼻孔看人：“语欢，该，你，叫？”

萧二郎连连道：“对不起对不起，老夫失礼。”语欢道：“我瞧你是脑子里刷浆糊了。”萧二郎道：“是是，老夫老糊涂。”语欢指了指身旁。萧二郎在他身边坐下。语欢砰地一拍桌，微恼道：“谁叫你坐了？我是叫你站着，别挡了别人的道！”萧二郎屁股着了火似的跳起来：“对不起。”

语欢揽过仙仙的腰，忍笑忍了半天，方在她耳边小声道：“真像一条狗。”声音不大，却足以让萧二郎听到。萧二郎的脸上刷地由白变红，再由红变白，手抖了半晌才憋住未动怒。

语欢扯扯衣领，微笑道：“我说萧伯伯，你是不是又把冷剑堂的银子输在

赌场了？这回找我爹借钱，要我替你求情是吧？”萧二郎看了一眼正与老友饮酒的复正茂，惊慌失措道：“语，不，七公子，我这回真的是输光了所有家当，不然也不会……”

语欢调侃道：“哦？不然也不会如何？”萧二郎哭丧着脸道：“您就不要来挑老夫的刺了。借我十万两银子，我拿我媳妇、儿子抵账。”语欢怒道：“蠢货！这么蠢种的话也只有你说得出口！你当我家是银库？十万两？滚回你那臭水沟里去吧！”

萧二郎大惊，只差未跪下：“七公子，你刚出世的时候……”语欢放开仙仙，翻着白眼与他说道：“我还抱过你呢！求你，帮我这个忙吧。”萧二郎鼻头上抹鸡屎般，无言以对，只好退下身去。眼眶发红、咬牙切齿地低声咒骂：“他娘的，若不是靠你爹，你这小杂种能混个屁！”

周边的人都听到了，唯语欢未听到，还有些良心不安地看了他几眼：“慢着。”萧二郎回首，表情瞬间变得可怜兮兮。语欢蹙眉，扫了一眼墙壁，看到了挂在墙上的清辉剑，抓起一粒花生，朝剑柄扔去。铿的一声，剑身飞出，他轻轻一跃，接住清辉剑。

“这样吧，这剑给你使。给你刺十剑，你若击中我，就借你钱。”语毕将剑朝萧二郎扔去。萧二郎手上一抖，险些接不住，拿稳后却支吾道：“不行，这，我不能伤了你。”

这时，大厅内安静下来。庆容放下酒杯，抬头看着他们。庆寒两条长眉微绞：“复大人，这是怎么一回事？”复正茂呵斥道：“语欢，你在做什么？”

语欢道：“我不过是和萧伯伯玩玩剑。”复正茂看了一眼萧二郎，道：“停手！”语欢微微一笑，对萧二郎道：“那有何妨？我定下的规矩，我自然会遵守。”萧二郎眼眶更红了些，慢慢握紧剑柄，眼露凶光。转瞬间，剑光一闪，直刺向语欢——

语欢未料到他会猝然击来，侧身一躲，险些挂彩。方直起身，便听到身后爹在唤自己。只听见刷刷刷刷几声，萧二郎又连刺了四剑，语欢踩上餐桌，耍猴儿般避护。